

《图书馆文献集刊》第二集

《美国百科全书》词条

图 书 馆



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图书馆文献集刊》第二集

图 书 馆

黎肇汉 荳 菲

黄安国 曾雪梅

翻 译

黎肇汉

审 校

本书译自1978年版《美国百科全书》
第17卷第307页至第394页

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982年·广州

内 容 提 要

《图书馆》是《图书馆文献集刊》第二集，由广州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部分同志翻译1978年《美国百科全书》“图书馆”词条而成，共约17万字，分七个部分二十六个专题，阐述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和世界各地图书馆体系的特点，着重介绍工业发达国家各类型图书馆的立法、行政管理、资源的开发与组织、最新技术的应用、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政府和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与支持。

前 言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我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根据史书的记载可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载“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索隐》按：“藏室史……周守藏书室之史也”，意即图书管理人员。这点足以说明图书馆事业在我国是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但迄至今日国内还没有一部专书论述我国图书馆的发展状况。李希泌等同志所著《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毕竟还不能替代一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的史书。

《美国百科全书》（1978年版）有关图书馆的词条对一些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沿革、藏书情况以及今日美国各类图书馆的现状、新技术的运用等都有很好的介绍，简明扼要，有参考价值。

该词条原文一般通俗易懂，但其中也有些章节，特别是涉及到欧洲早期图书馆部分在文字方面则较嫌晦涩难读。现整个词条经广州外国语学院黎肇汉等同志合力译出，公诸于众。读此译文可对世界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发展情况有一梗概，对我国图书馆界今后编写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书亦有参考借鉴之价值。

王多恩

1982.11.22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1)
图书馆史	(5)
1. 开始时期至1600年	(5)
2. 160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21)
世界图书馆体系	(37)
3. 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7)
4. 非洲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43)
5. 亚洲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53)
6.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63)
7. 欧洲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69)
8. 拉丁美洲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81)
美国和加拿大的图书馆事业	(91)
9. 行政组织与立法体制	(91)
10. 大学图书馆	(99)
11. 大学预科图书馆	(108)
12. 学校资料中心	(118)

13. 专门图书馆	(130)
14. 公共图书馆	(139)
15. 州立和省立图书馆	(150)
16. 联邦图书馆	(156)
图书馆的职能与图书馆工作人员	(163)
17. 资源的发展	(163)
18. 资料的组织	(174)
19. 读者服务	(183)
20. 行政管理	(198)
21. 人力与教育	(207)
当前的问题与趋向	(221)
22. 学术自由	(221)
23. 社会责任	(227)
24. 多种型式资料资源	(230)
25. 新技术	(236)
26. 图书馆网络	(244)
图书馆协会名表	(248)
译后记	(257)

图 书 馆

绪 论

图书馆比我们所熟悉的图书，历史还要悠久；比纸和印刷术的历史还要悠久。它溯源到刚刚有文字出现、人们使用羊皮纸卷、纸莎草纸和泥板书写的时期，溯源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时期。图书馆出现以来，经历了许多世纪，一直担负着三项主要职能：收集、保存和提供资料。图书馆是使书籍及其前身发挥固有潜力的重要工具。

每一本书、书卷或古抄本本身都是有作用的。但只有当它成为精选图书整体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每当读者进入一所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之时，他立即就享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能够在他选定的研究项目上作深入钻研，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转向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他成了知识王国的主人，而不是某种特定观点的奴仆或某种教条的俘虏。一所有一千册图书集中在一起的图书馆，同把千册图书分散于不同地点比较，其所起作用就很不相同，前者的作用要大得多。

书籍的保存也有重要意义。书籍可以长久地保存。书籍不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谈话，也不仅是从一种文化知识谈到另一种文化知识，而且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谈话。书籍给我们提供世代相传的知识，使人类各种经历有可能让后人分享。它们还给我们展示出我们身后的未来生活的远景。

图书馆实在是使书籍永远充分发挥固有潜力的主要工具。

同任何其它社会机构相比较，图书馆更多地使蕴藏在书籍里的财富供大众享用。如果没有图书馆，那就只有富人才有可能接触到范围广泛的书籍。但即使是很富有，他能收藏的书籍也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图书馆能供读者使用的知识宝藏的一部分而已。

图书馆的固有职能，由于文字有了固定形式这种技术上的变化而受到深刻影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原文要手工复制，不可能有大量资料的积累。图书馆是很少的，所收藏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多的，使用它们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它们虽然是保存资料、复兴学术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它们却不能在几乎都是文盲的社会中发挥作用。

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第一次使较大量的书籍收藏成为可能。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发挥图书馆的新作用。在19世纪后期，图书馆随着当时一并出现而互有联系的三种情况的发展而发展：需要具有识字能力的市民的城市工业社会的出现；国家承担免费教育、强迫教育等重要义务；高速的、蒸气发动的轮转印刷机和木浆制纸的机械方法的采用，使书报杂志的生产可以普及。印刷品成了群众的媒介，公共图书馆也成了向广大群众供应图书的主要工具。

19世纪工业革命的初级技术，以后又为一种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参与其活动的生产体制所代替。与此同时，社会也要求公民们对好些超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复杂事情作出决择。从新技术得来的非凡的才能赋予了这些决择以极大的重要性。

曾使我们生活发生变化的新技术，也改变了人们的交

际。20世纪初期，已经能够把声音和物体运动记录下来，以后，收音机和电视机又有可能集中千百万观众听众去收听收看现场实况。这些群众性交流形式的另一方面，是各种形式的复制，其中有些是微型复制。这些复制能分别制出可供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单独一人阅读的著作。计算机曾提供巨大的贮存资料的能力，而且对贮存资料的整理和选用，具有无限的能力。过去保存下来的资料，不论是手抄本或是一般的书籍、期刊、印刷品，现在可以用打印、油印或复制的方式来保存，也可以用胶卷、磁带、穿孔卡片、全息照片、缩微卡片、盒式带、唱片、缩微胶片或计算机贮存中心的电子模式来保存。一小片缩微胶片就可摄录几百万个字符。

目前正在供人们使用的大量资料，有着这种潜力，有可能使人类获得自由，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创造世界，帮助他们征服不幸和贫困。可是，大量的资料，也能够把人们禁锢起来。资料浩瀚，如果是毫无组织管理，就不会有助于弄清问题，增广知识，反而会是非不明引起混乱。报纸、广播事业等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给那些能控制它们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所有这些发展，对图书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为图书馆事业开辟了新的路子。图书馆从无数来源收集各种资料，并让它们为读者享用，它受理读者的个别咨询，听取读者的意见。同时，它支持高度扩展了的教育事业。在美国，初等学校在学儿童，在1950和1970之间增长了65%。学校的教育方式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们必须学会利用图书馆。为了满足学生们的需要，这20年间不得不建立几千所初等学校图书馆。

同一时期，中学招生人数增加了130%。新的教育方式又要求大量扩展图书馆的设施。但学生人数增加得最多的是专科学校和综合大学。1940年美国大、专学生才150万，而1970年却上升到大约800万。

图书馆承担着为高等教育几百个新办学院和几百万高等学校新生服务的沉重担子。增设大学新技术课程和斯拉夫研究与亚洲研究这类专业课程，增加设置博士学位和开展高级研究的学院与专业，给图书馆带来甚至更为复杂的任务。

图书馆面临发展资料检索工具的必要，以便检索大量的各种最新资料，也有必要使电子计算机和新式复制技术应用用于资料检索工作。同时，还必须寻求方法以贮存这一大批令人迷惑的复制资料，使它们有组织有系统地收藏，以供使用。在扩大馆藏和开展文献资料管理的改革之后，图书馆出现了甚至更加彻底变化的前景。这些变化包括采用新的复制技术，发展连接计算机的摹字传真，和以线路连接家庭、机关的有线传播，以即时传真复本向读者提供各种新型的服务。

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注，对有利于改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图书馆的服务的关注，是世界性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更是这样。这些关注在当前是怎样表示的，有些什么措施，将是本文以下各章节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美国图书馆全国顾问委员会

D·利西

图书馆史

20世纪藏书数百万册的图书馆，是人们需要保存其记录的结果。这些记录，有的远及3,000年，但西方资料积累却是从公元9世纪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复活以后才开始的。人类资料的增长，文艺复兴以来格外加快，资料的质量同样亦有所改进。因此，特别是19世纪以来，图书馆工作者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它们只有通过机械化、标准化和协作化才能加以解决。

然而，过去的传统仍在持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藏书家的收藏方法，在许多方面来说，都具有典型性。不懂得他们的收藏内容以及它们是如何收藏在今天的书库，就很难全面地了解现代图书馆的藏书和各种服务工作。为了充分了解图书馆的业务及其局限性，不管图书馆员和目录学家必须，而且读者也有必要了解所使用的图书馆的历史背景。

1. 开始时期至1600年

图书馆的形式与档案的收集有所区别，前者以文献的存在作为前提，不管这些文献是以泥板、纸莎草纸、羊皮纸抑或纸张形式保存下来。

太古时期 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有文字记录的最早时期，用作书写的材料是湿泥块，人们就是用方头的刻笔把楔形的文字刻写在湿泥上面。这些湿泥块，经过烘硬，有许多一直流传至今。正是通过它们，我们能窥见到早期的史诗和

宗教的与巫术的祷文，以及一些商业性的记载、祭品清单、行政法令记录、天文资料汇辑、僧侣档案等等。发现这类文物最多的是在古代庙宇和贵族府宅的遗址。在尼尼微(Nineveh)的艾休尔·巴尼拔宫(Ashurbanipal Palace, 统治于公元前7世纪)，有数以千计的泥书板被发掘出来，上面标有物主的印记、暗记，有时还写有来源与地点的说明，从而证明当时也有相当完善的目录体系。在古埃及，每一个庙宇都有它的图书馆和学校。在那里，用的是纸莎草纸，但收藏的内容没有变化。在加纳克(Karnak)登德拉(Dendera)和厄特富(Edfu)等地，庙宇图书馆的遗迹仍保存着。刻在厄特富墙壁上的，就是收藏在这个图书馆里的全部僧侣著作的目录。但是，实际的埃及纸莎草纸的发现，主要来自坟场墓地，而图书馆的收藏，则很少流传到今日。近代在古姆兰(Qumran)发现的死海书卷是关于圣经和教派的古文物，属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40年这段历史时期，收藏它的可能是一个库房而不是图书馆。

古希臘前的希臘 在希臘，在行吟诗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遨游吟唱的那些时日，书写文学作品还未有出现，甚至到波斯战争时期，有关图书馆的例证仍是极为稀少。欧拉斯·高刘斯(Aulus Gellius)在公元2世纪时的著作，曾把第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创建，归功于公元前6世纪雅典统治者披西斯塔拉突斯(Pisistratus)。他还指出，该馆曾被泽克西斯一世(Xerxes I, 统治于公元前486年—公元前465年)迁移往波斯。后来由萨留斯王国统治者萨留克斯一世(Seleucus I, 公元前280年歿)归还给雅典人。据传说，萨摩斯(Samos)的波利克拉特斯(Poly-

crates, 公元前522年歿)也曾创建一所图书馆。晚些时期,我们还发现其他图书馆创建人的名字,我们可以从当时作家们互相引述著作的情况推断,公元前5世纪末,在雅典索取图书是很容易的。然而,希腊第一所具有真正规模的图书馆,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22年)创建和管理的那一所。亚里斯多德死后,它传给薛奥法拉斯特斯(Theophrastus, 公元前287年歿),以后又传给纳刘斯(Neleus),纳刘斯将藏书送到特罗亚特(Troad, 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薛普西斯(Scepsis)。后来卖给了迪奥斯(Teos)的亚皮里贡(Apelliccn, 公元前84年歿),运往雅典,最后被苏拉(Sulla)作为部分战利品转移到罗马。

亚历山大 斯塔拉坡(Strabo)肯定了亚里斯多德启发埃及国王们建立图书馆的功绩。我们知道,薛奥法拉斯特斯的门生、希腊哲学伟人法拉雷姆(Phalerum)的德米特留奥斯(Demetrius),曾对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统治于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83年)有过强烈的影响。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创建的、后来由其儿子托勒密二世和孙子托勒密三世大加扩充的图书馆,建成后不久就有许多古希腊文化界学者蜂涌而来。在埃及,纸莎草纸便宜,博物馆的资料由图书馆支配,加上托勒密的开明统治,这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了图书的翻译和编纂工作。

从这所图书馆的馆长名单就可明显看出该馆的重要性。拜占庭(Byzantium)的赞诺度塔斯(Zenodotus)、厄拉托斯芬尼斯(Eratosthenes)和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以及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从公元前3世

纪到公元前2世纪相继领导这所图书馆。而且，很多迹象表明，罗得城（Rhodes）的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和亚波罗纽斯（Apollonius）同这所图书馆也有密切的联系。一套散失了的目录，共120册，题名为品涅克（Pinakes），就是卡利马科斯编制的。图书馆的大部分藏书，估计在卡利马科斯时期多达49万卷，在恺撒时期多达70万卷，都存贮在名叫布鲁茨欧姆（Brucheum）的王室地区的博物馆内。其中约42,800卷多余图书，在罗马时期流传到舍拉比姆（Serapeum），即舍拉比斯的庙宇（Temple of Serapis）。当亚历山大城的政治重要性衰减之时，这所图书馆也显然蒙受损失。公元前47年，恺撒的海港大火使其馆藏损失殆尽。欧勒里安（Aurelian）帝王在其统治初期（公元270年—275年），曾将布鲁茨欧姆许多地方夷为平地，而舍拉比姆的大部分地方，很可能就是在公元391年舍拉比斯庙宇被焚时受破坏的。

柏尔加姆（Pergamum） 古希腊晚期，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但却较之年轻的图书馆，是由富有的亚塔利兹（Attalids）家族在柏尔加姆创建的图书馆。在幼门纳斯二世（Eumenes II）统治时期（统治于公元前197年—公元前160年？），他继续推行其父亚塔列斯一世开始的广泛搜集手抄本的政策。根据斯塔拉坡的说法，他是如此坚决，以致只有那些长时期埋在地下的亚里斯多德图书馆的藏书（当时在特罗亚特），才没有被迁移到柏尔加姆去。即使没有丕连尼（Pliny）关于某个托勒密的记述，当时书籍出版的紧张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据说，可能是托勒密五世（统治于公元前205年—公元前180年），由于对柏尔加姆图书馆越来越有名气感

到震惊而下令禁止纸莎草纸从埃及出口。如果历史上真有其事，这个法令对于推广羊皮纸的使用，却起了推动作用。羊皮纸本称柏尔加姆纳（Pergamena），因产于柏尔加姆纳而得名。它两面平滑，证明是比纸莎草纸优越的书写材料。到公元4世纪，羊皮纸手抄本已经压倒纸莎草纸书卷。作为柏尔加姆图书馆的物证，就是可能同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些有相似之处的图书目录。在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中就有适合图书馆使用的房舍和著名作家塑象垫座的铭文。公元前133年，亚塔列斯三世（Attalus III）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领地转赠罗马，据普鲁塔克（Plutarch）记述，当安东尼（Antony）向克列奥巴塔拉（Cleopatra）呈交柏尔加姆藏书时，总数达20万册。

罗马和罗马帝国 大家知道，罗马早期未曾出现过亚历山大和柏尔加姆曾经盛极一时的重要活动。它最早出现的那些图书馆，都是私人的图书馆，主要收藏的是从对外战争带回来的战利品。早期的藏书可能都只是些旧档案，存放在罗马国内的专室（Tablinum）里。公元前168年皮特拿（Pydna）战役之后，路西斯·伊米里斯·鲍勒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占有马其顿（Macedonia）的柏尔苏斯（Perseus）图书馆。独裁者苏拉，把迪奥斯的亚皮里贡图书馆作为密弗里达战役（Mithridatic Campaign，公元前88—公元前84年）的掠夺物运往罗马。而鲁克拉斯·力辛纽斯·鲁高勒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则将庞得（Pontic）战役（公元前74—公元前67年）掳来的书籍，用来装备设在包括图斯库林（Tusculum）别墅在内的好几处图书馆。但是到了西西罗（Cicero）时期

(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人们还可以用比较正统的抄录方法来获得图书。西西罗和他的出版人员在收集图书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热忱。到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私人图书馆想必已经很普遍。我们阅读过关于瓦罗图书馆(Varro's Library)后来不久被洗劫，维吉尔图书馆(Vergil's Library)向其朋友们开放，以及柏尔修斯(Persius)遗言赠书给他的老师鲁修斯·安纽·康纳图斯(Lucius Annaeus Cornutus)的记载。维特鲁维斯(Vitruvius)在为自己建造罗马式房子的设计中，也包括有一个图书馆。从丕连尼第一部自然史著作的丰富资料看来，显然他接触到了一些作家，有罗马人，也有外地人。哥尔定纳斯二世(Gordianus II, 殁于公元238年)从诗人塞兰纳斯·沙摩尼克斯(Serenus Sammonicus)接受过遗赠书卷约62,000卷。后来(公元4—5世纪)，许多私人图书馆经证实是奎图斯·奥勃流斯·辛马查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语法家康申提斯(Consentius)，圣·约罗姆(St. Jerome)和圣·古斯丁(St. Augustine)等人所建。这种私人图书馆的仅有遗迹，是可能曾为比索(Piso)家族所有的、设在赫尔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图书馆的遗迹。

倡议在罗马设立公共图书馆的这份光荣，属于尤利斯·恺撒(Julius Caesar)。瓦罗(Varro)开始制订建馆计划，可是由于内战，计划受到拖延。后来，哥拉斯·阿先纽斯·波里奥(Galus Asinius Pollio)才真正地在罗马建立起第一间公共图书馆，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9年和公元前27年之间。这间图书馆是从安息(Parthian)掠夺的产物。它被装饰得甚

为华丽。在好些作家的半身塑像当中，也有的瓦罗半身像。建馆时他仍然在世。同巴勒丁山的阿波罗庙堂联在一起的奥古斯都图书馆，对由庞培·马塞尔（Pompeius Macer）收集和后来由盖亚斯·尤利斯·海琴纳斯（Gaius Julius Hyginus，公元前1世纪）掌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藏书引以为荣，大加夸耀。奥古斯都（Augustus）用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战利品，在甲必图连山（Capitoline Hill）和特韦雷河（Tiber R.）之间的波特加斯渥大维（Porticus Octaviae）又建立了一间图书馆。后来帝王们也纷纷仿效他。泰比里厄斯（Tiberius）和加里古拉（Caligula）的名字跟设在巴勒丁山纪念奥古斯都的庙堂里的图书馆是联系在一起的。泰比里厄斯在他的皇宫里设立了一间图书馆，而维斯帕西安（Vespasian）则在公元71年和75年间建立了一间同他的和平庙堂相连接的图书馆。特拉简恩（Trajan）的光辉著作乌尔比亚书目（Bibliotheca Ulpia）就被放置在馆里。在安东尼恩兹（Antonines，公元2世纪）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传统仍被继承下来，直至罗马帝国末期（公元5世纪）。那本介绍罗马概况的导游书《罗马奇观》（Mirabilia Romae）证实了在罗马城有28所这样的图书馆。

在意大利一些古城和省份，通常都设有公共图书馆。在康姆（Comum），有一所是当地著名的小丕连尼（Pliny the Younger）捐赠的，其它图书馆则被证实是库米（Cumae）、撒·奥伦加（Suessa Aurunca）、蒂伯尔（Tibur）和伏尔仙尼（Volsinii）等所创设。意大利境外的著名图书馆，有厄弗萨斯（Ephesus）（的第比留斯·尤利斯·塞尔萨